

# 假如有一颗星星分给我

鲍尔吉·原野

我有一个隐秘的想法，越来越想把它说出来，且不管别人是否耻笑。我的想法是：既然天上的星星这么多，又没有主儿，可不可以每人分一颗呢？

不是分星星的产权，我们得不到也搬不动具体的星星。我的意思是说，撤销国际天文台对星星的命名，或者他们命名他们的，咱们再重新命名一下。每市每县每乡自行命名他们头顶的星星。大的，有益于国际交流的星星的名称暂时保留不动，如海王星、冥王星、北斗星等还叫原来的名。

剩下的其他星星，完全可以打乱重来，给人们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比如说，旅游者来到新疆塔城市恰合吉牧场，一位白胡子老汉夜晚手指某星说，这是我，边上是买买提、窝依加依，右边是阿依古丽，阿依古丽边上是阿西尔。这窝星星都是他们村里的人。

多好，比给老百姓分钱节省开支，却能让人们高兴。农村牧区，以乡镇为单位各分1000个星星指标，命名时不得改变（占用）太阳、月亮、金星、水星、火星等重大行星的已有名称。像河南、山东这样的人口大省，一个乡镇分1000个指标显然不够，命名时优先考虑老年人、残疾人和复员军人。可以用乳名和外号命名星辰，但须征得本人同意。命名后，美丽的天空上将出现狗蛋星、满仓星、招弟星、吃不够星、扁担勾星、母老虎星、学究星和眼镜星。

这美好的设想，我还没有说完，接下来是：江西省玉山县石门村农民孙发财前往四川省小金县龙头村会见农民李大虎，他们同占一颗星，即天文学所说的织女星。两人相见恨晚，喝酒夹菜，交换两地民生、治安、婚恋方面的信息，各自阐述了对电视剧的观后感。他们不仅在酒桌上合影，而且用红外相机在织女星下合了影。红外相机的不足之处是看不出谁是谁，跟医院X光片差不多，骨白肉黑，但星星照得很清楚，这就可以了。

中国600多个市，2800多个县级行政区，县下面有无数乡镇和村子，上网一查，牛郎星的命名人呼拉



## 风景为你等

郭飞凤

雨天如果在屋里发愣，书也看不下去的时候，不如拿把雨伞同淋一场雨。雨不是太大的时候，适合雨中走走，吹着清凉的风，和雨天来个约会。

雨天让人浪漫也让人忧伤，这应该是中年人的心境。少年人雨天也是欢快的。雨天更适合怀念，岁月漂洗过的颜色，封存的往事总会不请自来。把自己打扮得清清爽爽，在向往已久的烟雨中，来次短暂的行走。

下雨的缘故，街道上行人寥寥无几。雨天也许屋内是忧伤的，屋外却是明净的。左手撑着伞，右手拿着手机寻找风景，把花朵般的时光拍下来珍藏。

漫步雨中，有种自由的感动，有种感伤的美好，听风雨繁声，不经意间辗转一生。生命像一朵蒲公英，极自由，又

一大片，全出来了。他们有男有女、有高有矮、有半文盲也有211本科生。他们虽然有这样那样的缺陷，但有一个共同的美德——遥望星空，寻找自我。当各省各县各乡各村的望星人的目光汇聚于一颗星星上时，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呢？他们，享受到了白天做工、夜晚成仙的幸福。用自己名字命名星辰的幸福远远超过其他幸福，可以说比吃麻辣烫还幸福。

有人买了一台汽车却买不起车库，违章停在马路上会被贴罚单。警察能在星星上贴一个单子说这一颗星不属于你吗？有星星的人不需要车库，不需要93号汽油和保险。星星自给自足地在天上，不给人添一丝麻烦却照亮了夜空。有人引用哲学家康德的话说，人最重要的事不是吃喝拉撒睡，而是仰望星空，庄严自我。但更庄严的是你仰望以自己的名字（外号）命名的星星。

假如有一颗星星分给我，我每天晚上抽出15分钟向它行注目礼，为它起一个我所景仰的人物的名字，一个月换一个人，如东方朔、苏文茂、孙道临、焦耳、吕其明……我在想象中擦拭这个星辰上面的灰尘，种植想象中的黄瓜、豆角、韭菜和牵牛花。我所拥有的星星是夜海上的清凉岛屿，是一匹无鞍白马。我将请人为这颗星星谱一首歌曲，我亲自配器并把它改编为铜管乐、琵琶协奏曲、巴乌协奏曲、京胡协奏曲、唢呐协奏曲、娱乐琴协奏曲，录下来，对着星星播放。

人这一辈子一晃就过去了。有了一颗星，可以让你多想想宇宙的事，别老想自己的事，过得慢一点儿。长寿其实就是活得慢。人有了自己的星星，可以面对星星站桩、打坐，犯了错误对星星忏悔。星星没什么损耗，而我们竟变得如此富有，为什么不呢？何必让它们的名字躺在天文台的簿子里呢？让老百姓一人抱个星星玩呗。不用安宽带，不用投资基础设施，啥也不用，只乐。

星星们是夜海里泅渡的一群白象，白象们蹲在黑色的礁石上等待清风。星星们用独眼遥望地球。人这辈子所看到的最值钱又不上锁的东西只有星星。有北窗又无楼房阻挡的人最幸福，星群镶嵌在不同的玻璃上。星星代表着真正的遥远，告诉人什么是静谧，什么是梦境，什么是永远找不到答案。星辰的白雀斑在夜的脸庞上发出叽叽喳喳的笑声。月亮左右看看星星，更多的星藏在披黑大氅的群山之后。星是夜的村庄，村庄里还住着更多的、更小的雪白的星。它们坐在广场等待天黑，等大星给它们安装翅膀。

星星本来可以飞到离地球很近的地方，但它们不肯来，没人知道其中的原因。且不管星星远或近，我在等候分星星的消息。

极不自由，故意走进水圈中踩几下，溅得满身是水，周围并没有母亲的吆喝声，顿时觉得心里像掏空了一样空荡荡。

几处熟悉的风景多日不去，总有些惦念，会不由自主地走近它。它是不远处一户人家，楼梯的出口处改成了两间花房，月季花做墙，爬山虎做顶，花团锦簇地围在四周，屋顶挂满了风信子和酒瓶，一把藤椅放在花房一侧，桌子上放着一盆绿萝。我时常猜想屋子的主人是谁，猜想这一定是个懂生活的人。刻意路过无数次，驻足观赏无数次，拍照过无数次，终是没有见过主人，像极了《驿路梨花》里的那间屋子。

季节作序，转身不语，不知不觉又是一个初秋。立秋几日，头顶上的天空明显变了，那么高，那么蓝。撑着伞缓缓漫步雨中，隔着玻璃门看见对面商铺已挂上了秋装，真应景。季节像赶场子似的，你方唱罢我登场。

人生如寄，寻寻觅觅半生，只为看心中的美景。无论你去还是不去，风景始终为你等候。风景在路上，我们要学会去欣赏身边的风景，不要匆匆如过客。毕竟，风景只属于学会驻足的人。

午歇时间，我通过监控看母亲。小院的木槿开得正盛，一番“槿艳繁花满树红”的热闹景象。母亲穿着花衬衫，在一树花开里时隐时现。不一会儿，我微信上就收到了她拍的花。

娇艳粉嫩的多重花瓣，层层舒展开来，黄白的花蕊静立其间，美得让人心颤。难怪《诗经》里拿它盛赞钟情的女子：“有女同车，颜如舜华。”哦，木槿在三千年前叫舜华。

木槿花于晨曦中欣然绽放，及至黄昏，便收拢起花瓣，在某个无人注意的时刻，悄然离枝。李商隐哀叹“可怜荣落在朝昏”；白居易惋惜“朝荣殊可惜，暮落实堪嗟”；就连向来豪放的李白都忍不住悲一句“零落在瞬息”。

## 母亲的木槿

谢小白



“种花一年，看花十日。”但木槿不同，从盛夏到暮秋次第绽放。一朵花凋谢之后，另一朵接力绽开，陆续补缺，以至到了深秋，还“时有新红出寒绿”。木槿的朝开暮落，是为了接力跑过寒秋。

母亲也是这样为木槿欢喜的。年轻时，她为家务所累，整日里奔波劳碌。但母亲还是在种菜种地的同时，在大门一侧种下一棵木槿树，以便进进出出时看上一眼。赏花，对于一个搵食艰难的人而言，不过如此罢了。

那匆忙的一瞥，于母亲究竟意味着什么？我要若干年后才懂。

长大后，读刘震云的《一句顶万句》。书中有个叫杨百顺的人，他每天揉面、蒸馒头、卖馒头……循环往复。他苦恼日子过得太实了，想要“虚”一下。“虚”是延津方言，指生活中那些不产生经济效益，但却可以愉悦身心的事。

再后来，我有了自己的小家庭，做了妈妈。工作的操劳、育儿的繁重一并袭来。困于琐碎的我，开始想要偶尔“虚”一下。于是，跌跌撞撞中，摸索出一点悦己之道：买菜时给自己买一捧花。

这花就是我生活里的“虚”，借着这份“虚”，让足够“实”的日子，有了点点光亮。

行笔至此，才明白了母亲当年种下木槿时的坚持，她不过是想要在疲惫的生活里，看到一点光而已。

在奔波的岁月里，“鲜鲜木槿花，青枝间红萼”一度成为母亲心头的光。于难熬的时刻，看见花开，心里的褶子便会舒展一些。

岁月更迭，当年种下的木槿今已亭亭如盖，而她也终于有机会，卸下一身的疲惫，静赏庭前花了。

本版图片来源百度网